

## 24 蒋介石喜吃中餐 宋美龄爱吃西餐



不说已知  
只说未知

官邸内务与账务均由宋美龄负责，宋美龄出国时，蒋介石会亲自看看账目。不过关于庶务人员的晋升或奖励，向来由宋美龄全权负责，蒋介石不会干预，一般说来，宋美龄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尊贵，但没有架子。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孔二小姐住进官邸招待所，由于与宋美龄的关于密切，她形同官邸总管，她对美国外交有兴趣，不过蒋介石从不和孔二小姐讲公事，也不给她插手的机会。

蒋介石的生活相当有规律，早、中、晚均会静坐30分钟。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，通常一起床会先用温水洗脸，之后唱诗歌、做运动、祷告、静坐，之后开始写日记、看书报，然后到四周散步。

宋美龄起得晚，蒋宋早餐各吃各的。蒋介石吃得简单，多是油豆腐细粉、小笼包、馄饨、虾仁土司等，加上木瓜等水果。蒋介石不喝茶也不喝咖啡，爱喝温开水。早餐时他会翻阅由秘书用红笔圈出的报纸消息，直到年纪大了，视力差了，才由秘书为他读报。

早餐后，蒋介石的车队由官邸出发抵达“总统府”。晚睡的宋美龄大概上午11点起床，在床上吃早餐，总是自己化妆；接着会看些书报，宋美龄虽然看中文报纸，读的却多是外文书籍。

蒋介石中午1点左右会回官邸用餐，宋美龄会在旁作陪。饭后蒋介石会到花园散步，到鱼池边喂鱼，似乎蒋介石给每条鱼都起了名。接着他会睡午觉或静坐，宋美龄则会找黄君璧和郑曼青等国画老师到官邸楼下的客厅画画，画画的草稿一律销毁。

晚餐是蒋家人一起吃饭的时间，餐后除了散步，蒋介石有时会与宋美龄乘车外出，约一小时后返回

官邸。蒋介石除了批阅一些公文，晚上9点准时就寝，即使电影只看到一半也不例外；蒋介石的医官回忆说，蒋介石的睡眠情况始终不太好，甚至要靠药物帮助入眠。

夜猫子似的宋美龄晚餐后会找人下棋、打桥牌，孔二小姐也会不时与宋美龄聊天，宋美龄每天凌晨1点左右就寝，通常都是陈诚夫人与孔二小姐等与宋美龄最亲近的人，最晚离开士林官邸。

在服饰方面，蒋介石的衣服由秘书室前一天准备，公开场合蒋介石常穿的就是大氅，他不喜欢穿新鞋，绝少穿西装；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会议时会穿中山装，阅兵时穿军服，出席国民大会等重要场合时穿长袍马褂。宋美龄喜欢穿旗袍，且有专人裁缝，但款式变化不大；碰到要好的外宾，宋美龄还会特地制作旗袍送给客人，颇受好评。

在宴请宾客时，蒋介石会亲自排座次，宋美龄负责菜单；蒋宋分别喜吃中餐、西餐，官邸内的餐饮没有外界想象得奢侈。正房内餐厅的墙上挂了多张蒋家的生活照片，厅内有一张长方形大餐桌，餐饮由大师傅、两名助手及多名下手负责烹制。平时很少有外人能进入正房，通常只有蒋经国、胡宗南等和蒋介石关系亲近的人进到官邸楼上小饭厅和蒋介石共餐；平时也只有蒋宋二人与孔二小姐、萧太太在官邸一同用餐。

蒋介石多在官邸用餐。在宴请重要宾客或举行家宴时，蒋介石和宋美龄隔桌子对坐，宾客依职位高低一男一女间隔入座，宋美龄右手边是上位；采用中餐西吃，菜单多为一汤、一海鲜（鱼或虾）、一肉和两素，有外宾时则加些甜点，除了刀叉还要摆筷子。由于蒋介石不喜欢单数和13，所以用餐人数如果是单数，就会叫医官或侍卫长上桌。蒋介石对用餐礼仪格外重视，甚至还把内务人员送到大饭店学习礼仪。

因为蒋介石喜吃中餐，宋美龄喜吃西餐，需要搭配不同口味，后来官邸也形成午餐西式、晚餐中式的惯例。

官邸席间餐点虽然精致，却多是家常便饭，少有大鱼大肉。蒋介石喜欢竹笋等宁波小菜，吃西餐时也要加上酱瓜等一两样中式小菜；他面前总放着一只小巧玲珑的瓷缸，里面放的是宁波人爱吃的“泥螺笋”；蒋介石口味清淡，不吃辣椒和大蒜，但对汤很讲究，官邸每餐必有鸡汤和一些面食。早在“西安事变”后，蒋介石听从医师建议拔去牙齿以治疗背痛，因此长期戴假牙，也出现了牙床萎缩等毛病，所以偏好口感较软的食物，黄埔蛋、葱爆芋头也是蒋介石爱吃的餐点。

为养生，蒋宋食量都很小，蒋介石每餐仅吃小半碗饭，宋美龄除了偏爱蔬菜色拉，也常叮嘱厨子，菜别做太油腻，分量也不要多。

（摘自《蒋介石后传：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 方旭 著）

## 36 大年三十离家出走



虐心的爱  
残缺的美

弟弟说，我爸是看见我箱子上面绑着的一个行李托运牌产生怀疑的，继而搜查我的随身小包，找到了机票。

大年三十那天早上，弟弟说：“姐，你还是主动跟爸爸道个歉吧。爸爸气得肝疼，天天到卫生所打针呢。”

我看到爸爸在油锅里炸丸子，就走过去说：“爸，我给您带的药，您吃了没？”

过了好一会儿，爸爸才说：“没吃。”我说：“爸，您以为我还小吗？就冲你们两个不知道照顾自己的男人，您好意思说我小，年轻不懂事。”

他看着我，无语。“爸，沂川是我喜欢的人。我爱他，谁也拦不住。”

“啪！”我挨了他一巴掌。“爸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您的血流在我的身上。当年，为了娶我妈，您付出了什么代价。”我继续说，“我，为了追求我喜欢的人，也会付出同样的代价。您好好保重。”

说完这话，我骑上弟弟的自行车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弟弟追上了我：“姐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我下了车，抱着他哭道：“我去昆明，找姨妈。”

“你就这么骑着自行车到昆明啊？”

“怕什么？记不记得小时候，咱们还一起骑车去过一次呢，也就是七八个小时的路程吧。”

“姐，现在不比以前，路上乱着呢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我和你一起去！我也挺烦爸爸的，姐夫对你好，才给你买头等舱对吧？换上别人，何必花那个冤枉钱？”

我本来一脸的眼泪，给他说得差点笑起来：“什么姐夫，别胡说八道。”

“医科学费高，咱爸没钱交学费。你放心，姐替你挣钱。”

“姐，有一件事爸一直瞒着你。”小冬说，“你高考的志愿，是爸爸在学校偷偷改的。”

“我猜到了。北大的学费太贵，我们负担不起。他一个人挣钱供两个孩子读书，不容易。”我苦笑，“我不怪他。妈走后爸爸硬是一个人过了十几年，他也挺难的。你回家告诉爸爸，我去姨妈家待一阵子，然后就回学校了。”

小冬看着我，从怀里掏出两张50块钱说：“有50块钱是上次你给我的，另外的50块钱是我自己攒的。”

“好吧，算你借给姐的，姐一回学校就还你。”

我把100块钱装在兜里。告别了小冬，骑自行车一个人向昆明出发了。我骑了10个小时才到昆明，在客运站门口附近的一个小商场找到了公用电话，就给沂川打电话。

沂川的自尊心极强，从平日的点滴小事上都可以看得出来。他挨了我父亲的骂，心里肯定难受。

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

“沂川！”

“小秋！”他的声音很吃惊，“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你呢？好不好？”

“没事儿。听我说，我爸脾气不好……”

“我其实挺想向他检讨，不过他显然听不进去。”

“那你……嗯，厦门的事儿完了？”

“完了，就等结果了。”

“你现在在北京？”

“不在。”

我想起来了，他说每年到了圣诞节期间，他都会去一趟瑞士，和家人团聚。

“你在瑞士吗？”听他的声音这么清楚，我觉得有些奇怪。

“我在昆明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

“我在昆明。”他又说了一遍，“我着急，想离你近一点儿，真出了什么事，我好帮你想办法。但等了这么久，也没你的电话。”

“我刚到昆明。”我眼睛又湿了。

“什么？现在？今天不是大年三十吗？”他在电话的那一端着急了，“你和你爸闹翻了？”

“差不多，我骑车到昆明投奔我姨妈来了。”我喘着粗气。

“什么？骑车？昆明到个旧可是远得很呢？”我很少听见沂川吼人，但这声音绝对是吼。

“我骑了10个小时的车，厉害吧！哈哈！佩服我吧！”我大笑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

“你在哪里？待在那里别动，我去接你。”他说。

“哦，汽车客运站，快点哦！哥哥，外面好冷。”

“唉！别说你爸，我都想说你。”他说，“你胆子真大，真能胡闹。”

（摘自《沂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）